

课室外的故事

STORIES OUTSIDE THE CLASSROOM



Signature

陆坤慈 著

前

言

每个人做一桩事都有一个目的。当然，我写《课室外的故事》，也有一个目的。因为在我的半生中，身边所发生的事迹，不但离奇曲折，而且轻松有趣。自然，也伴有惊险恐怖和悲哀的情节。这就是我的人生色彩。

我觉得，不论讲故事或写故事，都要有表达的天分才能令人感动。在我的朋友中，我认为倪匡是一位写故事的神笔手，可惜悟性不高的我，却无法从他那里学到半点写故事的本领，倒也没有染上他的太白遗风。

倪匡是一个怪人、一个充满智慧和幽默感的怪人，和他喝酒谈天（可惜我不会喝酒）真是一种无上的享受。他性情豪爽，妙语如珠。不做作、不掩饰、不虚伪、是个讲真话，吐肺腑的益师良友。与其说他的横溢天才令我折服，毋宁说他的傲骨、气质、气节和助人精神，令我钦佩。如今他去了美国，多少人在怀念他，我没有例外。但我相信，这位不

甘寂寞的大作家，终有一天会回来的。因为五光十色的香港毕竟有不少东西令他留恋。那时，我一定会拉着他来教我写故事的诀窍，不管他有多忙。

记得我读小学、中学一直到大学，在那漫长的学习阶段，我的作文从来没有得到优等，即使走到社会，我对写作依然没有浓厚的兴趣。奇怪的是，在最近两三个月间，我忽然非常想写一本有关自己的故事书。熟悉的朋友，不免笑我神经病。其实，人的思想并没有特别的轨迹可寻。或者说，我在不知不觉中，已受了倪匡的影响才有这种写作冲动，那也难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写这些故事无非是想留下生命的一页，通过一连串的故事撷集起来，给自己留作珍贵纪念；给他人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象。因为每个人都有许多故事，既是制造者也是见证人。倘若人人皆能忠实地把它写出来，我相信一定很动人！如果你又能像倪匡那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，你无疑就是一个作家！



作者简介

陆坤慈，广东新会人，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系毕业，四间幼稚园校长及一间艺术学院院长，是著名的幼儿教育家。曾应邀赴四川讲学。她的业余兴趣是从事社会活动，如“香港文教传播联会”举办“反粗口运动”、“守时运动”及“爱心D计划”，就是由她策划的。今年六月她举办了两岸四边一个大型文化交流活动。

平日她喜欢和文艺界打交道。倪匡、阿乐、沈西城、黄仲鸣等等，就是她的朋友和顾问。她的组织能力极强，办事精神也一直为人所乐道。至今写作，仅是兴趣之一，尽管她早年曾在新报以陆莹笔名写过专栏，但她说“我不是作家！”一个初哥如今突然兴致勃勃地出版这本书，据说是为了不让宝贵的回忆渐渐消失……。

目

录

一	梦的幻灭	1
二	李校监	6
三	蚊城遇盗	12
四	义务校工	17
五	出猫的故事	20
六	四大天王	25
七	梦醒时分	40
八	追贼记	59
九	傻女孩	68
十	幸运儿	75
十一	存折	80
十二	圣诞舞会	89
十三	兰宫咖啡室	103
十四	新蝴蝶梦	121
十五	两代恩仇	149
十六	南柯一梦	208
	附	225

梦的幻灭

一

每个少女，都怀有美丽的梦想。

梦是单调生活中的慰安；梦是苦涩现实中的甜品。当我们面临抉择时，梦就是一种力量，能把我们从灰暗的地带，带到另一个仙境般的世界。可惜，现实往

往展现了一副狰狞的面孔，令人颤慄！

记得五十至六十年代，香港的少女，差不多都怀有明星梦，我亦不例外。有一回，一位同学忽然睁大眼睛对我说，“你真像凌波！为何不去考明星？”她的话射中我的心扉，心里一阵暗喜，使我对出路的选择，一下子仿佛有了明确的方向。于是，我毅然决然地报考邵氏训练班。

试镜那天，我又惊又喜。导演要我演两段戏，别人只演一段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我演两段？一段是焦灼地等待情人来临——没有对白，只有表情；一段是扮演《日出》里的陈白露，打着呵欠，拖着疲乏的步子，喃喃自语：“太阳出来了，可是，我要



睡了。”我惶然、机械地照着导演的吩咐去演，我不知道自己演得怎样，但我自信，后一段戏我演得比较好。十天后，我果然接到通知，被邵氏取录了。我的兴奋无法形容！

可是，我的耳根太软，来自同学和亲友的警钟，此伏彼起：“邵氏公司人事复杂”、“男女关系很乱”、“没有后台撑腰，不红不黑半天吊”等等……因此，使我参加邵氏的信心一下子发生动摇。正巧此时，港联也公开招考演员。我就想当然地认为情况必然完全不同。我去应考的时候，心情特别紧张，患得患失，导演要我演卖花女，对白动作一起演，我觉得那次试镜，笨拙不堪，成绩远逊于考邵氏。然而，做梦也想不到，我同样被录取了。是啥原因呢？运气好或是面貌出众？至今还是一个谜。

跟我一起受训的共十余人，女学员较多，与我谈得投机的有丁亮、黎少芳、陈比莉。下了课，我们四人总在一起谈笑或吃零食，和其他同学就很少交谈，见了面充其量点头一笑罢了。诟料老板刘芳却看不顺眼，指责我们搞小圈子，还批评我穿流行的时装是“思想腐化”。我当时听了很不服气——一个演员不应该摩登吗？难道越老土越好？老实说，

赶时髦，迎潮流，正是演员的本份呢，如果这也叫思想腐化，不如叫我们去做尼姑好了。学习电影知识、教导表演技能不摆在首位，反而将开检讨会当作重点教育，实是本末倒置。我们又不是为了上思想教育课而来的，真是越想越气！

香港的夏天真长，到了初秋还很闷热，我在港联不知不觉已经受了四个多月训练。我明明记得，入班之前，说是每月有一百元车马费的，但是刘芳很健忘，此后他就不再提这件事了，我们也不敢问他。丁亮说，“我才不稀罕那一百块钱哩！”黎少芳苦着脸说，“你家里有钱，我可不行呀！”陈比莉点头，“邵氏的林凤，人家不是每个月拿到一百块钱吗！”对我而言，我就有点后悔了，当初为什么进了邵氏却要临阵退缩，流言真是害人精！现在唯有盼望有机会上银幕，如果明星梦能实现，不拿零用钱也就算了。

有一天，刘芳在课堂里对我们宣布：“公司正在筹备一部影片，根据《日出》改编，女主角、配角都从你们这里挑选，你们好好学习，是有机会被选拔当女主角的。为了卖埠的原因，我打算请影帝吴楚帆当男主角助阵。”他一面说一面把眼睛朝我望



望，仿佛我有可能当女主角似的，这种敏感令我顿时一阵狂喜。刘芳继续说，“至于片酬，主角是八百元一部戏，其他角色按戏的比重支付……”这一席话，对大家的鼓舞作用极大。

就在刘芳宣布这个喜讯的第五天，公司里忽然出现了一张陌生的面孔，她叫苗银凤。高高瘦瘦，眉清目秀，却很神秘，她根本不来上课。她究竟是什么身分？还是内定的女主角？我们一无所知。不过，自苗银凤出现后，刘芳就不再像从前那样跟其他学员接近了。

如果说他过去批评我们四个同学在一起是搞小圈子，今天他自己却在搞更小的圈子！港联公司的后台在新加坡，中联、港联都属星洲的分支机构。刘芳其实也是打工的，他仅是港联的负责人罢了。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完全蒙在鼓里，不知底蕴。之所以拿不到车马费，恐怕跟他不是真老板有关。

一日，公司突然对拍片计划，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：《日出》停拍，却为苗银凤度身定拍一部《双凤仇》。我的希望无疑落空了。我想，与其在港联跑龙套不如另谋出路。何况父亲一直反对我拍戏，如果我在这里仅仅当个小配角，而要付出与家



庭决裂的代价，是不值得的。虽说香港的电影公司不少，我可以再找机会。仔细一想，不必了。俗话说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何必自寻烦恼！



094940

李校监

李校监是一位教育家，不可思议的，他又是一个精明的商人，两者之间，似有难以逾越的矛盾。他却有本领把它们统一起来，令我无限敬佩！李校监虽然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毕竟和学生的距离遥远，他不可能对每个同学都

像对自己的子女那样照顾到。换句话说，要接近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我在大专念书的时候，尽管把李校监看成偶像，但我不曾有过想接近他的念头，原因是无此必要，同时也感到困难重重。然而事物的变化，往往出人意外。当我的明星梦彻底破灭后，一个女人要在社会上做一个有抱负的独立人物，无论如何是不能打工——寄人篱下的。可是，父亲却殷切地希望我能考上葛量洪师范学院，认为将来能在官立学校（待遇高）当上教师，就是很不错的出路。可我并不以为这样就能满足我的心愿。于是，我得努力去织造一个金色的梦——办幼稚园，自己当校长。

可是办学校要钱呀！钱从何来？何况那是一笔可观的数目，我竟莫名其妙地把这个渺茫的希望和李校监挂上钩来。我为何不向父兄要钱呢？第一，怕他们不同意；第二，我要显示有独立的精神，不依靠父兄的帮助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就不得不关注李校监的——有可能知道的一切。

李校监不但有才有财，而且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俊男。由于他在外国受教育，所以经常讲一口标准流利的英语。举手投足，皆有绅士之风。把他比作荷里活的影星，决不为过。既然我打算向他借款，首先就要找机会接近他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一天，李校监从外地返港，我早一天就组织好一班同学，前往机场接机，他感到十分诧异和开心。我双手捧着一束花，恭敬地献给他，然后上前帮他拎皮箱，且说，“李校监，今晚八时我们社会教育系的同学，在酒楼设宴为您洗尘，我代表全班同学来邀请您，希望能光临。”

他显得有点为难，觉得人很疲乏，但又不忍心峻拒我们的热诚，而且从他的眼神里，看出他是非常欣赏我的献花及接机行动的，于是温和地说，“好吧，你把地点告诉我，我一定来，但只能逗留一个

小时——”我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连声称谢，并将预先写好的请柬交给他。

当晚的便宴从仪式到致欢迎词，我都经过一番精心设计，使气氛充满欢乐。我在明亮的灯光下，发觉李校监善于穿着，蓝色有红花点的领带，系在他的衬衣领下，有一种飘逸的感觉，皮鞋闪闪发光，西服是一套浅咖啡色的，穿在他结实、均匀的体型上，十分标致。席间，我向李校监敬茶，他爽朗地指着我说，笑道：“你们请我吃饭，大概是你出的主意吧？”当时，我感到非常难为情，仿佛我的心事和秘密一下子就给他看穿了。还好，有两个同学立刻替我辩护，他们说，是全班同学的意思，只是推我做代表吧了。

两周后，系主任告诉我们，李校监要在后天上午来我系巡视。这是一个好时机呀！我立刻向系主任提出，愿意代表全系做向导。系主任表示同意。我想，第一次给李校监的印象，固然不错，但必须不断加深，而后才能伺机向李校监吐露我要办学的困难。

那次我做向导，趁机向他讨了一张名片。那名片的设计很美，名字是手写式的，什么衔头都没有

印，只有电话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。我接到名片时，心儿跳得很厉害！我鼓足勇气说，“我可以拜访你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他的爽朗大方，掩盖了我的窘困。

有一天，校务主任忽然通知我，说全港大专将举行一个联合晚会，李校监指定要我陪他出席。这是多么光荣的使命呀！就为了这件事，我开心得整夜失眠，妈妈关心地问：“莹（乳名），你不舒服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你睡吧。”

自从陪同李校监出席那天的晚会后，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，也很熟了。我觉得是开口借钱的时候了。想不到那天，我第一句话却讲得那么不得体，我问道：“李校监，您今年——”我没有往下说，他已明白我的意思，反问道，“你猜猜”，“五十多岁吧？”他听了哈哈地大笑，“你大概是在讨我欢心，我已经六十三岁啦！”“是吗！”我双颊立时绯红，我为什么这样愚蠢，唐突，好端端的问人家的年龄干啥呢？

李校监微笑着，“陆坤慈，你很聪明，这一点可以肯定。但是，我发觉你一定对我有什么要求，我记得从你第一次在机场献花，设宴洗尘……我就觉

察到，你有什么要求。你说吧，只要我能帮忙得到的——”这一段话，说得我无地自容，也把我隐藏了半年多的秘密，一下子被戳穿了。当时，我脸上感到一阵发热，心儿狂跳着，实在狼狈万分！李校监毕竟老于世故，便轻描淡写地把话题引向我的志愿方面，“你的抱负看来不小，不必客气，有什么困难不妨提出来研究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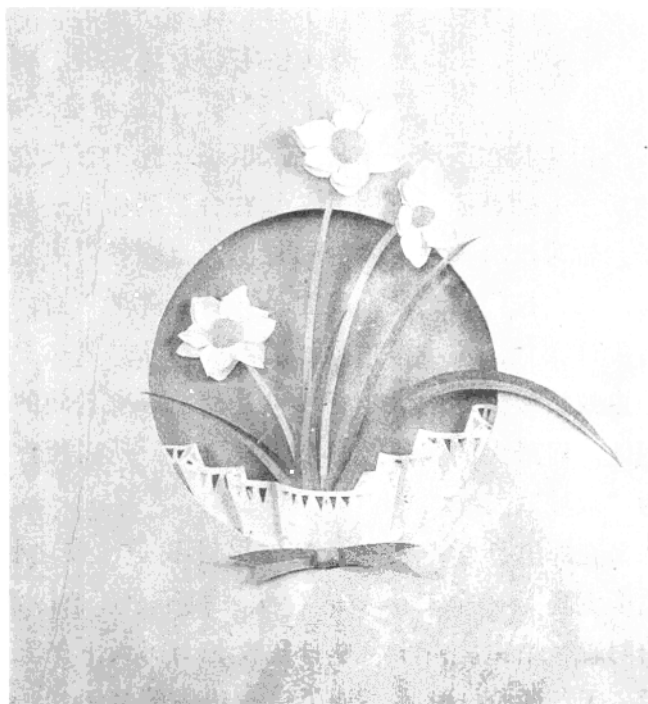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，我如数家珍般，一五一十地把我的愿望向他坦告：“我想办一间幼稚园，我也看好了荃湾一个偏僻的地方，约七百尺，每月租金四百元，两个月按金，一个月上期，再买点桌子、椅子、黑板、教材等等，计算起来，至少要二千五百元才能开办，我希望李校监借这笔钱给我，我有信心能办成功，到时候我一定如数归还，您相信我吗？……”

结果李校监成全了我。我花了整整半年多的时间，才借到这笔钱，一偿我当校长的意愿。真是谢天谢地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这位大恩人，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制片家——永华电影公司老板李祖永的胞弟。因而使我回想起有一次我跟李校监倾谈时，他极其民主的表示：“你拍电影或是从事幼儿教育都可以，我

没有意见，还是你自己决定吧，总之，我都能帮你。”

如果说，今天我在幼儿教育上有点成就，这份功劳应该说是得力于李校监的大力支持。此事虽然相隔二十多年，我却没有忘记他的恩惠！



蚊城遇盜

地图上你是找不到蚊城的，蚊城不过是我替它起的花名。荃湾在六十年代，还是一个落后的乡镇，不像今天这样繁荣兴旺，有专线小巴、红绿两类的士、巴士、高尚住宅、商场大厦、俱乐部、戏院、球场、高级酒楼等等。

当年我在荃湾一个村庄，租了一幢七百尺左右的房子办幼稚园。那时，左邻右舍虽然盖了一些房子，暂时没有人住，我的幼稚园，自然显得更加孤陋。站在校门口远眺，前面是一片荒芜的田野，也有少许菜地，坑坑洼洼，积了不少污水。草丛里既是虫蚁蜥蜴活动的大本营，也是蜻蜓蜂蝶盘旋的根据地。而最大的祸患，则是千蚊之扰！所以我称它为“蚊城”。

在那里办学，实在苦恼。尽管我是一校之长，我毕竟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女。胆子小、怕冷清、怕阴森、怕鬼。由于冬季日短夜长，每天下午五时后，天已渐暗，学生下课了，一边做清洁工作，一